

大学报到那一天

表妹考上了西南一所大学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谁送她去大学报到。合计来合计去，同行的大人有七八个，姨妈和姨父作为父母肯定全程陪同，再就是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、叔叔、姨妈。问表妹的意见，她却把头一仰：“现在疫情紧张，我不用你们送，我要像表姐一样自己去上大学。”

我哑然失笑，没想到自己当年的无奈之举竟然成了表妹今夭学习的榜样。我考上大学那年，家里刚好多事。父亲开了一家宾馆，正赶上住宿旺季，离不开人。母亲是个家庭妇女，从没出过远门。读大学的城市离家有一千多里地，需要转乘两次汽车、一趟火车，才能抵达目的地。

家里的经济状况我心里也清楚，光一年的学费就够父母头疼的了。我坐火车凭学生证还能买半价票，父母坐火车就得买全票，我没出过远门，父母又何尝出过远门呢？我当时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安慰母亲：“我一个人去学校报到。你们不用担心。”母亲不放心，想起来就唠叨我：“走丢了怎么办？要不咱不上了，还花那么多钱。”我笑笑，没有理会母亲的担忧。父亲说：“锻炼锻炼也好，迈过去这一步，以后就容易了。”父亲的话倒是坚定了我独自去学校报到的决心。

的时间任我在路上耽误。

省城火车站广场很乱，随处可见小商小贩出门招揽生意，要拉你去吃饭、去住宿。我吓得拎着行李躲得他们远远的。直到排队买上火车票，坐到候车室里候车，我才稍微松一口气。说实话，我从小到大去得最远的地方也不过县城，连火车的样子都只在书本里、电视里见过。第一次独自出远门，第一次乘坐火车，我心里说不出的忐忑。

火车的硬座车厢里拥挤嘈杂，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。临行前，母亲嘱咐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邻座的旅客和我搭讪，我客气地笑笑，并不多话。夜里，旁边的旅客都趴在桌子上睡觉，我却不敢休息，担心我的行李，担心身上带的学费，害怕遇到小偷，连上厕所都是快去快回。

火车抵达中原的时候是早晨，我顺利地找到了学校的新生接待站，坐上了通往学校的班车。到了学校，我又是两眼一抹黑。教学楼在哪儿，宿舍楼在哪儿，银行在哪儿，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。我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边走边问，看着身旁走过的同学都有父母亲人陪伴，帮忙行李，左叮咛右嘱咐，心里酸溜溜的。

人流如织的校园里，我一个人报到，一个人找宿舍，一个人领生活用品……颇有些悲壮的感觉。等到一切安顿好，已经是下午四点。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两天都没好好吃过一顿饭。

有了第一次出行的经历，接下来就轻车熟路了。大学四年的来回往返都是

□徐俊霞

我自己这样走过来的。从省城坐始发车还好点，好歹有个座位，从地区坐半路车，经常在候车室待半宿，上了火车还经常站十几个小时。现在想想，也是一种磨炼。

对父母来说，孩子去外地读大学，是一场“小别离”。但大学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，独自去学校报到就像是一场成人仪式。我倒觉得，做父母的不应该越俎代庖，前呼后拥，“抱着”孩子送入大学，大事小事都为孩子代劳。学会放手，才能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。不妨鼓励孩子独自去上大学或者与同学结伴去上学，何乐而不为。



“乡音”征文

乡音已改鬓毛衰

□谢少芳

以前的乡音——广州话的调又带一点客家话的音，比如“唉”即“我”的意思，“那介”即“那个”的意思。整体听起来，婉转又带旋律般，比较柔顺动听，少了些广州话那种铿锵有力。听我叔讲，这可能是因为以前距我们村不远曾有不少客家人居住。

父母相继去世后，我有十多年没回家乡了。虽然老家还有父亲的兄弟姐妹，我住的地方离老家也不算太远，但因为自家老人不在了，跟那些亲戚的关系就生疏了。这次回去，其实是姑妈的儿子娶新抱（媳妇），摆了好几十围台，连我这外嫁的老表也请了全家。

我的老家就在广州白云区嘉禾罗岗村。现在交通发达，也不算偏僻。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时，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从广州市中心过去那里，是要转好几趟公交车才能到嘉禾公交车站，下车要再走半小时沙土路，才能到姑妈（奶奶）家的。后来，广州有了环城高速，我们走北环驾车回家倒是只需十五分钟，但那段路又经常塞车。如今交通真的便利了，从广州城中心搭地铁几个站就能到村口。

我嫁后已多年未回去了。进了村，一切都陌生得让我仿佛梦中。

以往的山岗、农田都变了模样，变成了商业大厦或工厂。村里的路我都不认得了，楼房幢幢都有五六层高，到处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我已辨不出方向。村里已住满外来人员，多是在附近工厂上班的。这让家乡的老表们靠收租便能过活，家里都富裕了，还经常自驾游、出国游。村里年轻一辈都满口标准的广州话，只有老一辈人还说着

嘉禾望岗地铁站，转乘公交，听到同车的大婶大叔聊天时的口音，开始变得颇为熟悉，我心中一阵温暖。那是小时候家乡的叔婶和姨妈、姑姐跟我说话的乡音啊。

父母相继去世后，我有十多年没回家乡了。虽然老家还有父亲的兄弟姐妹，我住的地方离老家也不算太远，但因为自家老人不在了，跟那些亲戚的关系就生疏了。这次回去，其实是姑妈的儿子娶新抱（媳妇），摆了好几十围台，连我这外嫁的老表也请了全家。

我的老家就在广州白云区嘉禾罗岗村。现在交通发达，也不算偏僻。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时，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从广州市中心过去那里，是要转好几趟公交车才能到嘉禾公交车站，下车要再走半小时沙土路，才能到姑妈（奶奶）家的。后来，广州有了环城高速，我们走北环驾车回家倒是只需十五分钟，但那段路又经常塞车。如今交通真的便利了，从广州城中心搭地铁几个站就能到村口。

我嫁后已多年未回去了。进了村，一切都陌生得让我仿佛梦中。

以往的山岗、农田都变了模样，变成了商业大厦或工厂。村里的路我都不认得了，楼房幢幢都有五六层高，到处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我已辨不出方向。村里已住满外来人员，多是在附近工厂上班的。这让家乡的老表们靠收租便能过活，家里都富裕了，还经常自驾游、出国游。村里年轻一辈都满口标准的广州话，只有老一辈人还说着

微信扫码
聆听上方乡音
征文《下横街圩日》粤语播音



《“乡音”征文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并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养鹅趣事

□邝志清

记得少年时，每年在中秋时节前后，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要买10只左右的雏鹅来饲养，为的是春节期间能用来做菜过年。

农村的孩子本来就缺玩具，我看到刚买回的雏鹅身体笨拙、脚步蹒跚的样子，十分喜爱，一心想把它当玩具或玩伴。它们的嘴、脚、蹼均为黑褐色，一身柔和的鹅黄色绒毛异常干净，还不时发出“咻咻咻”的娇叫，可爱至极。听大人说，小伙伴们前一天刚从蛋壳里面爬出来，还未曾开食。又说，鹅是怕腥的，雏鹅吃的菜丝要用没有切过鱼的菜刀来切，不然它们会生病。于是我主动担负起喂食的责任。先将菜刀洗干净，然后将青菜切成细丝，再拌上米饭粒才拿给雏鹅吃。

它们长得很快，大概一周后，已大了一圈，可以在天气晴朗时赶到户外食些青草了。一个月后，便无需再切菜来喂，只需赶着它们到田野去觅食即可。那时大人都在为生计忙得不分昼夜，家务事相当一部分都交由我们小孩子承担，如洗衣、做饭、扫地、烧水、放牛、割草等，遇农忙还需帮着下地。放鹅这工作兄弟姐妹们都争着做，因为较为轻松，还相当娱乐。

秋收后是放鹅的好时光。稻谷刚收割，遗落田禾的谷粒与阡陌嫩绿的青草都是鹅的至爱。不一会鹅就吃饱了，然后相依偎着蹲在一起休息。这期间，放养鹅群的孩子们便开心地聚在一起玩各种游戏，捉波子、打泥仗、煨番薯、熏老鼠洞抓老鼠，等等。由于过度沉醉而导致鹅丢了，或者由于鹅偷吃了别人家的青菜、庄稼而挨家长打骂，都是常有的事。

长大后的鹅总是一副气宇轩昂、威武霸气的模样，走路也是昂首阔步。它们都极具风度，吃饭时不紧不慢，淡定从容，吃几口便昂起头“嘎嘎嘎”叫几声，将头东摇西晃晃，然后跑到水盆边喝几口水，再昂起头叫几声，左瞧瞧右望望，踱到泥坑吃几口泥巴，又昂起头舒畅高亢地叫几声，重又摆尾振翅地踱回食盆吃食。我从没发现同一群鹅因为争食而打架的现象，因此觉得在众多家禽中，数鹅的食态最为从

容、斯文、高雅。

鹅的缺点却是不懂得知恩图报。若惹它不高兴，不管何方神圣它都会发起攻击，用嘴疯狂啄对方，即使是每日伺候它的主人也不例外。我的妹妹有一回就遭到自家鹅的突然攻击，一害怕还掉进一条沟渠，弄得一身污泥，最后哭着回家。受鹅猛然袭击的事就连大人也免不了，有时还会被啄得皮肤青肿。

最令孩子们兴奋的事是挑唆两群鹅打架。先要制造机会，当两群鹅相遇时，一般相距三四米时便会昂起头呱呱叫着示威，对方亦发出相同的叫声。相距约两米左右大家会停下来，双方领头鹅开始身体略微下倾，前低后高，鹅头略伸着猛向前冲去，用嘴去撕咬对方身体。这时，如果放鹅的少年不制止，就能让它们大战一场。大家便在一旁静观它们进进退退地搏斗。后面的鹅会陆续加入群殴队伍，有些鹅还会张开翅膀去拍打对方，场面壮烈。

倘若自家的鹅群胜了，主人便如同得胜的将军般开心，喜笑颜开地跟着鹅群凯旋。战败方的同伴当然不会服气，认为是他的“士兵”（鹅群）没吃饱，要求择日再大战一场，云云。不过，这种事是绝不能向父母说的，因为鹅群厮杀总会有伤痕，会掉羽毛，父母知道肯定会觉得责怪。

我们这群少年成长着，一群群雏鹅也在我们的欢乐声中一波又一波地长大。如此养鹅，年复一年。我最不忍心的，是有次春节期间，父亲宰杀了我最深爱的那只“得力干将”，它是个多么威武霸气的“将军”呀。但在父亲的手中，它只是挣扎扑棱了几下便不动了。我为它伤感好几天，幸好过年的欢乐很快让我释怀，渐渐淡忘了这件事。

我一直生活在村里。由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村民基本上都不再买雏鹅回家自养，都是买中鹅或大鹅回家，圈养一段时间，让它的肉质更好一些就宰杀来吃，这样的味道倒是与雏鹅养大的那些鹅没啥区别。只是现在的孩子们，却因不用放鹅再无法了解其中的种种乐趣了。

大学报到那一天

表妹考上了西南一所大学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谁送她去大学报到。合计来合计去，同行的大人有七八个，姨妈和姨父作为父母肯定全程陪同，再就是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、叔叔、姨妈。问表妹的意见，她却把头一仰：“现在疫情紧张，我不用你们送，我要像表姐一样自己去上大学。”我哑然失笑，没想到自己当年的无奈之举竟然成了表妹今夭学习的榜样。我考上大学那年，家里刚好多事。父亲开了一家宾馆，正赶上住宿旺季，离不开人。母亲是个家庭妇女，从没出过远门。读大学的城市离家有一千多里地，需要转乘两次汽车、一趟火车，才能抵达目的地。

家里的经济状况我心里也清楚，光一年的学费就够父母头疼的了。我坐火车凭学生证还能买半价票，父母坐火车就得买全票，我没出过远门，父母又何尝出过远门呢？我当时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安慰母亲：“我一个人去学校报到。你们不用担心。”母亲不放心，想起来就唠叨我：“走丢了怎么办？要不咱不上了，还花那么多钱。”我笑笑，没有理会母亲的担忧。父亲说：“锻炼锻炼也好，迈过去这一步，以后就容易了。”父亲的话倒是坚定了我独自去学校报到的决心。

的时间任我在路上耽误。

省城火车站广场很乱，随处可见小商小贩出门招揽生意，要拉你去吃饭、去住宿。我吓得拎着行李躲得他们远远的。直到排队买上火车票，坐到候车室里候车，我才稍微松一口气。说实话，我从小到大去得最远的地方也不过县城，连火车的样子都只在书本里、电视里见过。第一次独自出远门，第一次乘坐火车，我心里说不出的忐忑。

火车的硬座车厢里拥挤嘈杂，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。临行前，母亲嘱咐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邻座的旅客和我搭讪，我客气地笑笑，并不多话。夜里，旁边的旅客都趴在桌子上睡觉，我却不敢休息，担心我的行李，担心身上带的学费，害怕遇到小偷，连上厕所都是快去快回。

火车抵达中原的时候是早晨，我顺利地找到了学校的新生接待站，坐上了通往学校的班车。到了学校，我又是两眼一抹黑。教学楼在哪儿，宿舍楼在哪儿，银行在哪儿，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。我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边走边问，看着身旁走过的同学都有父母亲人陪伴，帮忙行李，左叮咛右嘱咐，心里酸溜溜的。

人流如织的校园里，我一个人报到，一个人找宿舍，一个人领生活用品……颇有些悲壮的感觉。等到一切安顿好，已经是下午四点。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两天都没好好吃过一顿饭。

有了第一次出行的经历，接下来就轻车熟路了。大学四年的来回往返都是

我自己这样走过来的。从省城坐始发车还好点，好歹有个座位，从地区坐半路车，经常在候车室待半宿，上了火车还经常站十几个小时。现在想想，也是一种磨炼。

对父母来说，孩子去外地读大学，是一场“小别离”。但大学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，独自去学校报到就像是一场成人仪式。我倒觉得，做父母的不应该越俎代庖，前呼后拥，“抱着”孩子送入大学，大事小事都为孩子代劳。学会放手，才能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。不妨鼓励孩子独自去上大学或者与同学结伴去上学，何乐而不为。

时间

地点

人物

事件

感受

心情

收获

教训

启示

经验

教训